慈濟叮嚀語錄

靜睿

日光喻智慧，月光喻慈悲

月光可以分別出世間的眞理現象，就好像太陽的光明可以照遍宇宙萬物的形象一樣。而月光的光明是柔和、清明的，每當月亮出來時，大地呈現一片銀光，像是菩薩的慈悲心一樣照遍衆生心地的暗處，沁涼了慾念瞋心。

「月愛三昧」比喻有慈悲的心，就會有柔和的風度，慈悲柔和可以化解人的煩惱。月光能使人心地澄清。佛陀修行時，成佛那天午夜天將亮時，月亮隱入山中，星星留在天際，由於月光與星光同時並照，直入佛陀心地，心中有股清淨的光明，因此他開悟了宇宙的眞諦。所以說慈悲柔和，可消除人生的黑暗，引發智慧的光明。

人生的苦惱是來自人的貪心、瞋恚。我們平時修福、修善，就像造林一樣，從埋下種子、發芽……到茁長成一片樹林。心火一起，過去所培養的慈悲心就完全被燒光了。因此學佛的人要常以法水潤濕心地，需常培養慈悲心，實行慈悲的行動就像一股靜柔的月光，不但有光明而且有清涼，才可以消除衆生煩燥的苦惱。

三昧，就是心專無雜念之意。心無旁騖，佛在月光三昧中，身放淨光，除衆生貪瞋之熱惱，故稱「月愛三昧」。

此時正值中秋希望人人將心比月，將月的清淨與光明印入我們的心中，時時刻刻將慈悲清涼的氣氛，散佈大地給一切衆生，共同享受月愛的光芒。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佛陀未成佛時，他修「身體力行」的願行。就在燃燈佛時代，有一位修行人，他感到人生很苦，生死無常，而大多數人仍在醉生夢死無法覺醒中。這位修行人認爲：「衆生實在可愍，可悲！我若只顧自己解脫，不顧他人生死，不能達到修行的本份。」因此他發願要捨己爲人，眞正的精進，盡形壽，幫助需要幫助的衆生。有一天，他到城內，聽到一個好消息，原來燃燈佛遊化諸方說法，教導衆生。

這個城因爲燃燈佛要來此整頓整齊清潔，入城的道路修平，動用很多人做整頓工作。但是入城的路上有一個爛坑，坑很深，必須用人挑土填坑，一而再，再而三的仍無法填平，原來坑中有個漩渦，把土流失。佛到那日，百姓再努力也無法填平路面，當時的修行人名叫須彌陀，急中生智把整個人扒在坑上，用身體填平路面，燃燈佛走近他的頭邊時，須彌陀心中有個願，願來生能與這尊佛一樣的莊嚴，同等的智慧，與這尊佛同樣的廣渡衆生。燃燈佛向他說：「須彌陀，你的願沒多久就可成了，來世一定會成佛，成佛之後名叫釋迦牟尼，在娑婆世界中廣渡衆生，爲娑婆教主。」

這個凹凸不平的世界，就好像爛泥坑一樣。但須彌陀却不怕，因爲他的願力是不怕苦，他修行的大願就是廣渡衆生。

釋迦佛在修行的過去生中，不惜任何代價，唯一的願望就是救渡衆生。他爲渡衆生而成佛，不爲，身心自在！」能少欲隨緣，則何處不安心，何事不如意呢？

少欲知足，樂善好施

「吉祥」就是一切災患惡事不近身，凡事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學佛人能遵守戒律，衆善奉行，諸惡莫做，自然感召一切福——吉祥是福的一種現象。換句話說，能樂善好施，自然消災得福，得吉祥。

這件事能讓我們隨心滿足呢？愛信仰創自唐末浙東的巫覡之士，千年來，或單獨流佈，或依隨著「轉天圖經」，一直在一般庶民間的廟祀神壇或由之發展出來的民間教團相繼衍傳來的花招罷了，根本沒有任何根據」的說法，個人以爲這個信仰已衍變了上千年，在今年卯兔年出現，不僅有所根據，而且也一定有其潛在的動機，因此也極有必要進行追踪調查，了解使用這個「末劫思想」工具的人有什麼需要？存在著怎樣的動機？最後要奉獻給社會大衆的是，從歷史眼光來看，「觀音卯兔年末劫」的神話千年來已預示了無數次，其他各式各樣的末劫神話傳衍更是久遠，却也都同樣地活躍於今日的文明社會，在一次又一次的承諾失信之後，希望末劫的思想今後能夠只被當作是一種神話，而不再是深固人心的宗教信仰。

卯劫觀音

承中國時報惠予轉載　柯旭東

日前報載近數月來全省各地出現一種傳單，說「觀音佛母下降云：是年八月定有災難，是年自七月十五日起九月十五日止神哭鬼號，勿論男女得患抽筋之症，數點鐘而亡，並有一救治之方傳知世人，始見此者務望傳送，傳送一本，免一身之災，傳送十本，免一家之災，傳送百本，免一方之災，若見不傳送，則當得患抽筋，口吐血而亡，倘係輕言，天誅地滅，永不昌盛」，後面並附治症之漢藥方，希望「大量印贈，功德無量」。並指出「佛教界」、「道教界」、「一貫道」人士均表示此信必然出自「神壇」或「非正派的宗教」所爲。基本上，尚無法了解此信來自何方？動機爲何？要破解這個目前困擾社會大衆的「怪信」，除了就地追踪調查之外，其實尚有歷史文獻資料可以提供另一個更爲深遠的觀點。

這封怪信的內容主要是傳播一種「末劫」的思想，不但託言於「觀音佛母」，其中更重要的一個特徵爲「是年」，這兩個字，今年是卯年，是兔子年，「觀音——卯兔年末劫」的信仰實際上在中國歷史已潛藏了上千年之久，而且每次的顯現似乎都伴隨擾亂社會的事件：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八五九）十二月，浙北象山的草賊裘甫聯絡山海諸盜等無賴亡命之徒起事，意圖佔領吳越稱王；並由屬下巫覡之士造作「轉天圖經」，亦引觀世音菩薩之言稱末劫將至，庶民唯有敬拜經符，竪立歸依之幡旗，方可避過末劫，等到卯兔年的救世主出現。此次亂事長達九個月，範圍遍及浙東，終被官軍所剿平。

三十六年後，唐昭宗乾寧二年（八九五）二月，粗俗迷信的浙東義勝軍節度使董昌，在周遭的衆多州縣，大興土木，建造經的西來庵爲中心，宣稱「卯年爲新皇帝出顯之年」，並散諸「本年舊曆七月一日起七晝夜，將起暴風雨，天昏地暗，將造成嚴重災害，然則如受有台南西來庵觀音符，即可免災」，不但以每枚二圓販賣神符以籌募經費，事成之後更可憑領田地耕種。不出三個月，整個事件即爲日軍剿平。由於多項特徵的雷同，相信西來庵事件的一些謀略設計亦受到「轉天圖經」的影響。

「轉天圖經」日後屢遭宋、元、明、清四代政府的禁書令，同時也相繼爲明初的彌勒教和清初的華北民間教團所持有利用。最晚到台灣割日以前，「轉天圖經」已傳入台灣，並在台南府地區廣爲刊印。

民國四年（日大正四年，一九一五）七月，台灣台南爆發余清芳西來庵事件。余清芳以信奉瘟疫王爺、從事扶鸞造經的西來庵爲中心，宣稱「卯年爲新皇帝出顯之年」，並散諸「本經」或由之發展出來的民間教團相繼衍傳，初由似乎已被淡忘了。

「觀音卯兔年末劫」的信仰創自唐末浙東的巫覡之士，千年來，或單獨流佈，或依隨著「轉天圖經」，一直在一般庶民間的廟祀神壇或由之發展出來的民間教團相繼衍傳。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末劫」思想基本上可以視爲一種「工具」，一種能夠博致廣大庶民注意、關切甚至於焦慮、盲從的工具，工具本身可以激發行動的動力，但是行動的內容却是根據背後隱藏的各種不同動機之間不一定存在什麼必然的相關連。同樣宣揚「觀音卯兔年末劫」信仰的「轉天圖經」，在唐末初創時是用來作爲新王登基所需要的應讖天命，到了清末太平天國之亂時，却被廣爲刊印輸送以撫慰流離百姓苦痛絕望的心靈，提供他們未來光明的善書局當作一般勸善戒惡的善書來印行，其主神「五公菩薩」亦爲台灣初興起的民間教團「新約龍華佛教」（現存）所信奉，其宣揚末劫的善書在一般勸善戒惡的善書之外，則如受有台南西來庵觀音符，即可免災」，不但以每枚二圓販賣神符以籌募經費，事成之後更可憑領田地耕種。不出三個月，整個事件即爲日軍剿平。由於多項特徵的雷同，相信西來庵事件的一些謀略設計亦受到「轉天圖經」的影響。

「轉天圖經」日後屢遭宋、元、明、清四代政府的禁書令，同時也相繼爲明初的彌勒教和清初的華北民間教團所持有利用。最晚到台灣割日以前，「轉天圖經」已傳入台灣，並在台南府地區廣爲刊印。

民國四年（日大正四年，一九一五）七月，台灣台南爆發余清芳西來庵事件。余清芳以信奉瘟疫王爺、從事扶鸞造經的西來庵爲中心，宣稱「卯年爲新皇帝出顯之年」，並散諸「本年舊曆七月一日起七晝夜，將起暴風雨，天昏地暗，將造成嚴重災害，然則如受有台南西來庵觀音符，即可免災」，不但以每枚二圓販賣神符以籌募經費，事成之後更可憑領田地耕種。不出三個月，整個事件即爲日軍剿平。由於多項特徵的雷同，相信西來庵事件的一些謀略設計亦受到「轉天圖經」的影響。

「轉天圖經」日後屢遭宋、元、明、清四代政府的禁書令，同時也相繼

CHP

慧明法師開示錄・簡義

行健

慧明法師清末民初福建人，少年出家。務農出身，不曾讀書，由於惜福及發心修學，悟入佛之知見，正應了六祖法寶壇經上所說：「下下人有上上智。」的說法。雖然他一再謙稱悟理不深，所說的話都很粗俗，但是我們只要讀了他的開示錄，可以發現他所說的佛理，不遜於任何一位高僧大德。他的法語十分優美，所說的義理，全憑着他的領悟去發揮。初讀本書，內心會產生一種震撼力，讓人感到積壓在心中的迷惘一掃而空。

本書內容紮實，且是隨說隨行，不致使學佛者執於事或執於理，執於空或執於有，故能撼人心弦。再讀時有如吃橄欖愈嚼愈香，愈讀愈有收獲，故本書值得一讀再讀，每讀一次必有不同的受益。

本書共分十五座，每座各有不同主題，其中心論題是心宗的修行方法及理論。所謂心宗，就是修心以成佛。慧明法師主張禪密雙修，以禪來補密之不足，以密來補禪之缺失，使具有共同特性的禪密，能在修持過程中，相輔相成，而達到明心見性，當下成佛的最高境界。心宗和密宗一樣，講求四皈依，除一般所說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等三皈依外，還注重皈依師。佛是覺，法是正，僧是淨，師是心。連起來讀是覺正淨心，逆讀心淨正覺。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到學佛者修學佛法無他，只是求心淨而已。因爲只要心淨就是正覺。而要達到覺正就是要靠淨心的功夫，這是心宗的特色，也是每位學佛者所應該緊記的，因爲佛說八萬四千法門，每一法門不論其修習方法如何，其最終目的都是淨心。

在論到大乘與小乘錯綜複雜的關係上，慧明法師認爲不論大乘或小乘都是佛法，所不同的只是修行方法和結果不同而已，但是兩者可並行而不相悖。小乘雖未立成佛之願，但是其修行方法——八正道，仍是每一位學佛者（不論大乘或小乘修學者）所應遵行的方法。一位大乘修行者，可以將小乘的修行方法，做爲個人修行的工具，一方面可充實自己，另一方面可以做爲行菩薩道的助行。學佛除自利外，尚需利他。過去的小乘專重自利，雖也行利他的工作，但尚不足以與大乘菩薩比擬，故大乘學佛者除了利他工作外，仍需以小乘的八正道充實自己，使自己在行菩薩道時，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每位學佛者在學佛過程中，不論是大乘或小乘，都應同舟共濟，共同爲續佛慧命而努力。

本書也談到心病要心藥醫中，慧明法師告訴我們，衆生有病，是因爲心中有病。因此，要祛除身病，就要從心病醫起。佛是大醫王，他告訴我們八萬四千法門，無一不是醫我們心中病。人們心中之病歸納起來，不外乎三毒——貪、瞋、癡。心宗的修持，就是要我們掃除三毒。慧明法師在開示錄中，要我們經常研讀金剛經和心經，前者講空，後者談無，空和無就是三毒的剋星。學佛者只要能照金剛經及心經上的方法，去修正自己的心念，使自己的心念，隨時保持在善念上，只要惡念不生，三毒等就變成無所住，而生出與佛心相契合之眞心。我想這也是爲什麼，六祖慧能法師在聽到五祖講授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一句話時，六祖能開悟的道理。故慧明法師在開示錄中，竭力爲學佛者推荐金剛經與心經，並詳細介紹「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一句話的原因。

總之，慧明法師開示錄中告訴我們，雖是心地法門之法要，但是對每位學佛者，都有醍醐灌頂之功效。例如他說：「心若能如地，即入正覺之路。」又說：「……守心口如一的戒……此戒即是去妄立信的實際功夫。」又說：「佛法的目的，原是濟世利生。簡言之，就是要挽救人心，學佛人欲挽救人心，應該先救自心，欲救自心，應當在心念上用功，懺除一切惡念，增長一切善念。」上面所述，只能讓讀者對慧明法師開示錄有初步認識而已，學佛者若想深入體會佛法，何妨請一冊慧明法師開示錄詳細研讀，一定會有所獲，而且能以更正確的觀念來認識佛法，成爲一位正知、正見、正信的學佛者。